

# 卷三十三

## 龍圖公案卷之一

###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  
 神俊雅。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  
 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  
 積久遂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  
 上去與蕭攜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歸暗約夜間又來淑五  
 道倚梯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  
 布一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  
 來豈不美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  
 只滿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  
 年瀋陽成文信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瀋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

音

公

安

卷卅  
四三



連皮四十三頁



龍圖公案

第參拾參部

茂齋

詩曰

天地無私處處春  
家若貧寒出孝子

勸君何必費辛勤  
國家治亂有忠臣

昨朝話表色大人所听姜福似漏不漏的就問那六氏又要動刑  
拷問一則是冤：相報人命之事非全小可小人連振代亦把  
一箇淫婦只啼的藥不由已

這婦人听必色爺前後話誰不知開封府中却有神灵

大人說死鬼錫匠來托夢必然是相爺的言詞是實情

他說的兩箇中途遇見公差兩箇那時節就將奴家的魂啼京

這婦人想勾多時將頭叩他將那相爺連：的不住声

小婦人當堂情愿实招認望大人千萬的不可動大刑

小婦人 家住本城南門外 在南園 大街以上住在路東  
小婦人 曾出家先有員外 這牽頭 就他的管家叫周童  
嫁到那 張家過門有一載 那員外 想到我婆家却不能  
後來是 得了婦箇心疼的病 却到那 工德林中我把好行  
大人向 主謀之人会有個 尽都是 袁宅的管家叫周童  
失羅裙 周童定下失物計 到晚向 又是周童他假裝僧  
他不曾 對說明將他殺死 到天明 是他在祥符縣進呈  
小民婦 也都是出于无其奈 无奈何 賴說凶手是信又僧  
他與我 走動官司止使用 俱是他 來往走動他自應承  
又所說 和尙封府告上狀 他尋找 女扮男庄到他家中

走至那 審松林中遇着差使 想必是 死鬼前來把冤明  
這都是 一徃從前據實的話 无有那 半句虛言在內中  
色大人听了訴說的口供命婦人画招已必分付代下去大人  
才要傳人只見姜福喊道說祥符縣提案俱到大人分付代來  
只見知縣來至大人的台前打方報名稟見大人向貴縣審的  
這案內的情款知縣竟是叩首大人也不深究大人分付代周  
童只听外面答應將周童代至堂前跪倒大人向他口供周童  
那里肯招夾上一夾棍他无奈这才招認叫他画了供又将員  
外过了一堂俗言道的好实知本有实知本无故此不能說賴  
一一招認大人这才定案將員外發遣边遠充軍淫婦周童立

時出斬

色大人

已在堂上把案定

令王馬

隨把二犯去向典刑

不言這

男女二犯齊向斬

且說那

大人書房叫出色與

快傳那

祥符縣令到書室

這色與

答應一聲他不敢傳

這色與

走至外邊把知縣

不多時

賊官走進了內宅中

相爺說

貴縣既然食君祿

絕不該

不分皂白就准人情

我今日

應分罷我把你

可怜你

苦在寒窗十載的功

某有心

不肯革除你的知縣

怕的是

日後還要照樣與行

祥符縣

磕頭碰地忙哀告

他說是

相爺施恩且要怒容

我早敢

怎敢吞賊受賄終

皆因是

才踈孝淺附內不通

色大人

坐點頭說且容怒

听本爵

派你的差使急速行

府衙前

祭祀科神三天戲

為的是

與姜福黃祿慶賀功

他雨了

與法上把差使叫

難為他

見才不愛是丈夫行

我舍你

預備下元寶四

抬四架

表禮燭酒是與花紅

派他們

跨馬遊街三日内

你親自

禮物送到他們家中

色大人

你已必縣官叩首

只見他

如答應說謝大人情

大人說

貴縣暫且回衙去

祥符縣

踏起身形才出府中

不言縣官受罰公差跨馬遊街黎民百姓无不稱揚釋放僧人

悟文回廟養傷知縣作領袖出緣布重修廟宇這都不在其言

且說因丈龐文這日是他的壽誕府中演戲三天完必又有又

箇御史門生與他府中主文先生連龐國丈共是五位俱在承  
晶亭開懷暢飲酒中間只听國丈口呼列位矣契某家有一  
言相商

龐國丈 對眾開言呼賢契 我某家 有句言詞要對眾明

你看我 人之下萬人之上 最可怜 膝下無兒是苦伶仃

雖然是 大爵尊眼前快樂 可怜我 臨危回頭云人送終

這情由 某家只恨色文正 將我那 活跳的交兜劍下傾

到而今 血的冤仇未得報 到如今 我把他懷恨在心中

眾賢卿 那位想出箇牢籠 害了那 黑臉色公我才氣平

龐國丈 這番言語還未盡 在坐上 站起了御史李國宣

這李國宣是巡城御史之職這箇人聞听龐文之言站身形口  
尊太師在上這事兜晚生有計在此明日太師上朝寫一本張  
晚生上一道奏本現在色公有三款他未奉旨竟劍死皇親此  
為欺君暗藏太后假和色母此為蒙君奉旨擒擊御犯至今三  
月未見回奏此為慢君

龐國丈 一箇此言心中喜 便開言 分付撤去了盃與盞

禽龐福 把方四宝摆桌上 李國宣 拏過本帝他甫四平

他這里 提筆就把本張寫 刷刷刷 如柳栽花是一般全

不多時 又道本張寫完必 連與那 國丈龐文他看分明

老龐賊 從頭至尾看一遍 他那里 滿面含春他長咲容

說道是 明朝賢契上这本 想必是 提醒先道大宋仁宗  
着要是 怎生發放開封府 想今日 這道本章是必成功  
且說這龐文心中正自得意廳中付撰筵宴只見小琴童手捧  
茶盅離水晶亭不遠從太湖石前所過只听哎呀一声躬在地  
下龐福上前拉起說怎樣了琴童說太湖石上有一人拿刀趕  
我故此害怕龐福連忙分付拏刺客一声未必只見一群惡奴  
拏至一人龐太師全有四位客俱到庭外一看太師分付既然  
拏在刺客你等留神只听龐祿回道不用留神將他捆的緊着  
呢太師說這又是何話呢為何自己捆着來說話行刺將这人  
拏來我者只見象家人將一了刺客提上亭來这里賓主五人

齊在亭中看視見這人身穿短衣小帽生的不相刺客向他  
不能言語龐福看他口中有物龐福又細一看此人好生眼  
這龐福 留神細將刺客看 這箇人 他是号中的醉玉三  
龐國丈 站在亭外問言向 叫一声 該死的囚徒快開言  
你奉旨 何人差遣來行刺 有誰人 主使全謀你快些言  
你若是 推三阻四不肯認 你的那 狗命殘生就活不成  
只見那 行刺之人將頭叩 他說是 太師恩主請听我言  
我本是 在此戶中管喂馬 小人的 名字叫你是醉玉三  
只因為 厨房打雜名李六 每日里 我兩個吃酒解煩  
今日里 我仁才然吃必酒 小的去 到馬圈之中把草添



我正自走至厨房小夾道 黑影里 來了一人唬我一躡  
他將我 倒綁二背挾起了我 又與我 口內塞上了一塊棉  
拏住我 轉身他就往外走 送至我 在園中太湖石後邊  
將才時 我見在眼前小童 我意慾 求他救我我不能言  
這就是 小的口供據實訴 這內中 並會有虛言在里邊  
且說國丈听了王三的口供心下發洵又听御史李國宣說  
不好此乃是調虎離山之計快看亭中必然失盜當下國丈聞  
大家走至亭中細查看連一根草次也丟失龐中上前回話  
兵部大司馬孫姑老爺差人送至新鮮鯪魚一桶龐太師聞  
听說就會厨下做來又分付從正盃盤某與象位先生慟飲一番

這家人 答應一声轉身走 一直的 前行去到那厨房中

這亭中 僕人付又摆筵宴 宴與主 五人欢飲快樂云穷

龐國丈 只因有了這道本 預備着 明朝上本去奏朝庭

全憑着 此断本章参色相 這件事 才能去了我眼中丁

龐太師 正象人在得意處 只見那 銀盤端上了美味鯪魚

宴與主 每人大象齊動手 把那個 美味鮮魚盡皆吃空

這些人 喜悅非常心暢快 只見那 席前躺倒了陳先生

但則見 他嘴眼歪斜吐白沫 又听得 李御史問言了不成

李御史說是不好看他這光景一定中了毒氣了分言道的好

捨命吃鯪魚這必是中毒具成此事怎生是好只見國丈害怕

說這便怎樣有何至法不知死活下回分解

設計懲陷赤膽臣

提參焉知有戲文

報冤舉本反害已

痴迷枉自拜財神

話說龐國丈老賊在水晶亭請客飲酒兵部大司馬送來的鯧魚大衆吃之甚美正飲中間只見陳先生躺倒在地李御史說不好一定中毒龐太師說這便怎好有何法治李御史說就是金汁水可治國丈說那裏有金汁水呢李御史說屎尿亦可分付龐福急去云柰手提一箇屎桶去到茅廁之中挑出許多屎尿來聞得臭氣難當手舞有鼻自將這一桶子屎提入亭內只見那太師爺先用銀匙先吃上几口這才心中竟得不發忙

他也顧不得臭氣只見上部鬚鬚皆染成黃色象位客官俱各吃上几匙却都心中不鬧了只見陳先生躺倒地下番白眼李御史也在他口中灌了几匙屎湯子不多時陳先生一咕嚕扒起身形國丈與衆人心中歡喜說藥雖然臭氣難聞却到其效如神手到病除這陳先生聞見臭氣用手往胡子上摸一塊塊的其臭云比口中間道為何胡子上面有此穢物倒相是人糞這是那裏來的只見李御史說不虧人糞你舍休矣陳爺說此是為何呢李爺說時才躺在地下口吐白沫你中了鯧魚的毒氣了陳爺說這是我中了毒氣了麼你那里曉得這是我從小兒的羊角風當下衆人听說不是中毒之故這才大家惡

心起來吐了一回這才洗面漱口大家一烘而散

不言那象家容官齊都散且說這悞國欺君的老奸臣

在不程無故吃些屎與糞不由人內里干曰他發惡心

无奈何站起身形走出外亭小琴童手提着燈籠隨後跟

龐國丈站在亭外特多會想起來紫捐紅雁又個美人

曾記得二美樓上有約會今夜晚專候咱家特飲盃巡

忙分付小童提燈前引路速到那雙美樓上且去散心

小琴童連聲答應前邊走龐國丈他醉眼朦朧隨後跟

主僕兩行不多時來的快只見那雙美樓不遠咫尺中

老龐文抬頭見窓明又亮原來是兩個佳人等我來臨

又想起照鬧人淨有半夜听了所萬傾告羞是不見聞

猛然間心中一動有疑慮他乃是美景青春年少的人

侍俸某雖然爵尊位分大俗言道月殿蟾蜍却愛小人

這如今侍俸老夫雖有意情怕的是背着咱家他有外心

且莫若站在樓前觀景况聽一聽兩個佳人有何話云

這老賊一時之間疑心動忽听得樓下有人把話來云

龐太師聞听有人他止住他這里側耳聞听仔細留神

且說太師龐爺聞听樓上有人說話他止住腳步細耳留神往

裏一听原來是男子說話這厖賊一聞是男子声音他的心中

發恨復又一想果然不錯這兩個賤人果有私情今日犯在我

手還怕飛上天去想罷復又細听那男子說是娘子不必恋  
不捨倘若那老厭物來時你我俱有性命相連

龐國丈聞听男子說的話氣的他渾身亂抖他战战兢兢

他這裡留心在外急又燥又听得雁語鶯聲把話來云

老龐文要听個明白祥興再不得听見他們又說什麼

站在了樓門以外干生氣又听得樵樓的更鼓三棒鑼

他這裡分付童兒在門前代某家進內觀眺看是如何

當下國丈在門外听見那男子說的話並不曾聞得那婦人是

誰只听见說話却听不出語声兒來一時之間趁着酒興推門

而入命童兒把住了門往四下里一望並無人影心想必在樓

上上了樓一看原來桌上的盃盞酒宴設擺齊正又不見人猛

抬頭見牆上掛着宝剑一口老賊取到手中掀起幔帳一看只

見牙床上原來是男女兩個一處而眠

這老賊一見光景氣亦胆他這裡舉目由神往床上看

但則見二人相親一處寢這不就令人觀眺他帽火烟

見一個美貌男子年歲不他的那頭上戴着是如意冠

又見那面如桃花似浮粉月白色串紉夾袄在身上穿

細看他傍邊還有一女子原來是那美人歌姬喚紫媚

龐國丈一時怒從心上起他把那宝剑掄元那人舍傾

猛然的才把紫媚京唬醒這老賊又見宝剑拿在了手

這女子才然張口要說話只見他劍落無頭他項冒紅他這里銷金帳中殺二命他這才找尋紅雁去了影宗這老賊忽然暗不見紅雁細看這男子訪然是美人紅雁又竟心下慌忙叫童兒看道是誰童兒答應走至跟前一看元來正是紅雁他耳上戴着兩個金釧子太師爺竟來看見這老賊一見又個美人身死氣的他躲腳捶胸說罷了是二人前禽該如此某家明小的聽見是二人說話難道說童兒他也聽錯了不成又向童兒聽見不曾呢童兒說小的也是明小的聽見一個男子的聲音難道小的也代了酒了不成這是見真真的奇怪莫非是有鬼咧國丈命童兒傳與龐福發出令去要買几

名美貌女子無論一萬八千銀總要年輕俊美之女緊記

老夫急刻上朝奏本

小琴童連三答應几聲是龐太師八人大轎他進朝中

不言這候國佞臣上奏本且言那明如堯舜的宋仁宗

聖主爺清辰梳洗登龍位大殿上連敲三下那景陽中

只見那月墜西沉文武至又听得朝古咚連响三聲

捐日的金瓜武士傍邊踏品級山文列西來武列東邊

只听那黃本首領高聲叫說道是文臣與武將仔細听

象大臣有是出班來早奏若無本捲簾朝散駕轉還宮

老太監奉旨傳宣言未必上來了太師龐文與李國宣

說道是 為臣有本奏殿下 攜代着 巡城的御史曷天庭  
且說仁宗天子見國丈龐文上本心中就有此不悅只見太監  
接本國丈跪在階下天子也不問話無奈何奔龍目在龍書案  
上觀看本章

宋天子 觀看龐文上奏本 龍肘中 心中為難暗自思忖  
龐太師 前來上本參色相 這內中 官報私仇來問寡人  
无奈何 從頭至尾仔細看 摺表上 三案之中却有何云  
若看這 奏摺之上却有兩款 怎奈何 上本之人禮上不道  
分明是 奏此三款為難朕 却叫朕 怎樣殊批朕把礼平  
若說是 朕若准下這道本 明知是 色龐又姓却有仇名

朕若是 金殿摔下這道本 偏：的 尋不出錯處在本中  
這皇爺 心下為難時多會 又見那 國丈龐文把萬歲稱  
他說是 為既食我主的俸 臣豈肯 袖手傍觀我不盡忠  
今日里 冒犯天彥參首相 望吾主 准本速拿那色開封  
這龐文 磕頭碰地連哀告 仁宗爺 龍眉緊皺是不作聲  
宗天子 心下為難時多會 付又把 表章仔細觀看分明  
原來是 本章之中有個帖完 這皇爺 伸手接來細看分明  
聖上正自為難忽見本章之內夾着一個字帖聖主一看上的面寫是

胡鬧胡鬧真胡鬧 老龐定計害老包  
可恨御史李國宣 壹党同謀綏言造

並非壹定為朝庭

想與國勇將仇報

似此屈心害忠良

此情惟有天知道

若非堯舜聖主君

悞國之臣為強盜

自不思已反怨人

正自忘却養不教

捏造三款奏朝庭

自己必惹竟扯臊

天子看完之時往下便問說太師你既參色文正欺君國丈你

現時無天子未免欺君太甚說罷將紙本只捧將下來連字帖

兒也在其內天子分付自去看來

龐國丈 下面磕頭如搗蒜 宋天子 金殿之上把御旨傳

龐太師 胆大欺君難容恕 貶你在 宅內一年免來面君

從今後 朝中之事免來管 這一年 困在私宅不准出門

李國宣 幫虎吃食上參本 革職銜 解地還鄉自去為民

作御史 一党同謀小犯上 你竟 賢劣不分是個混人

聖主爺 朝袍一料回宮去 這不就 楞了這國丈老龐文

呆獸 竟在金階連叩首 並不知 天子因甚大動怒嗔

無奈何 跪扒半步擎起本 本章內 有一張紅帖寫的真

這老賊 心下慌張面神看 原來是 一首歌詞真：字句

且說國丈龐文去奈收了本章擎起字帖出朝回府奉旨受困

不准出門國丈回府氣冲又肋查不出這歌詞是何人戲弄老

龐文正在惱怒之間有龐祿向前回話說小弟稟可龐賊說有

何事稟不知龐祿說此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話說國丈龐賊下朝回來奉旨受困不准出門正在書房愁悶也查不出歌詞是何人戲弄有龐祿上前跪倒說稟爺這件事若據小的看來到不必查問了若依奴才想怕的事太師爺冲撞了胡仙了不然這摺本誰人敢動呢再者還有双美之事太師爺豈不明白這裡的情由麼

一句話反到題醒龐國丈忽然間想起了昨晚事一宗曾記得昨夜老夫將樓上明日的聽見樓中有語音聲那時爺因為老夫代了酒跟我去身後隨着了小琴童還有那喂馬王三身受綁這件事內里一定必有別情

將才這龐祿歎語到有禮必定是得罪胡仙家宅不虛

今日里老夫就此許下愿每日里焚香必把這供來呈

這些人就是龐祿胆量大早晚間就叫龐祿他供三牲

這老賊自知每日把胡仙供那曉得是崇白爺住在樓中

只因為祥符縣錯斷自散茶這如今惹五鼠白爺鬧東京

按下這國丈龐賊且不表再將那過去事免明上一明

昨朝表明龐賊定計白爺就在亭中听的明白故此把喂的王

三綁了一繩用一個吊虎離山計將那些吃酒之人推出亭外

伯下把他現寫的一篇胡鬧的歌詞他放在表章里面戲弄老

賊到後來双美之事也是白爺所作只因他暗中竟與老賊寸



步不離皆因老賊分付童兒之時白爺聽見先就上樓去看紅雁紫娟姐妹玩耍紅雁代上國丈的頭巾二人假作夫妻飲酒取樂誰知夜深更深彼此困倦就在帳中相抱而睡白爺一見他就在樓下屋中等候他見國丈臨近白爺粧作男女的聲音使龐賊生疑誰知老賊果然上了白玉崇的當龐文他悞殺了双美這且不表

且不言五鼠白爺犯東京鬧單講那公孫策同着業千自那日相爺委派離了衙內奔路程曉行夜宿不必云這位爺心急只恨馬走的慢他二人路上催駒緊加鞭在途中一心竟奔這夏古縣這書中把話橫更另有言

這不就一張嘴難說兩下的且听我說完這件再說

那篇

且說那日就是展爺進京之期路過朱家鎮展爺在廟中投宿救了討債鬼的妻孥住了西尼地方官人押送衙中縣官同過一堂尼僧供說是徐家堡鎮上水月菴出家共師徒四人縣官魁老爺差人去拏同党一仝好親自解送開封誰想才然發票就有徐家鎮的地方代領厨子與老道縣中告稟棄函一案是三個女僧被人殺死不知凶手是誰縣官聞听此事先行一套稟文這里縣官代領差役午作官謀前去驗屍

徐家鎮菴內出了人命事這不就京動了左右軍共民不多時縣官來到屍弊內連傳喚地方保正與左右鄰

這縣官 進廟坐在大殿上 吩咐那 應役之人 關上廟門  
驗屍身 不許閑人來觀看 這老爺 雖然年輕作事細心  
這縣中 稟正坐在大殿上 傍邊里 僕人獻上了茶盃  
這老爺 雖然口內將茶飲 他這里 心中却還是自思尋  
忙分付 家人去到各屋找 廚房中 偏殿正室各處搜尋  
不這這 家人一各各處找 且講那 仵作同言叫声道人  
且說仵作叫一声老道你這廟中連茶碗也不預備麼哦是了  
你門是尸主哦只听老道說你想吃茶麼火不得閑我對你說  
罷呀你有這說對着凶手說我門是被殺的施主况又是廟宇  
清淨所在又是佛門弟子出家人你這不是多說麼仵作說恨

好本是多說我們當差之人可是官的這肚子可是私的與你  
要碗茶吃你又這些成兒多子兒少的又是什麼出家人咧佛  
門弟子咧真是出家人大槩也不能出這些事少時在見你自  
當驗了刀傷就算云了事咧我門與你拏凶手報仇實對你說  
罷穩婆是作甚麼來了太爺分付了要渾身上下都驗到了呢  
你就這此戲話咧只見老道咲臉兜說頭役別生氣咱門我是  
外人你要吃茶自己買着吃罷說着從袖中取白銀一定仵作  
接在手中可巧從人走至跟前仵作遞與從人急急回稟  
這從人 接過銀兩把主人見 望縣尋 把里情由稟訴明  
說道是 小的奉命各處查看 原來那 尼僧的淨室甚周全

各屋中 俱是牙床與銷金帳 厨櫃中 酒盃酒素銀碗盤  
還有那 綉緞俗衣十數多套 婦人的 金銀首飾與釵環  
還有那 八掛仙衣有五六件 珍珠的 廟嵌琥珀妙常冠  
冠知縣 他面听回禀將頭点 說道是 暫且收銀不必多  
忙分付 作作抬屍細細的驗 該直的 齊声答應把令行  
象人抬出尸身作作驗過一番三個尸身俱是項上劍傷縣官  
人又舍總婆驗明了回禀說三個具是婦人並非女子有一個  
尼僧口內多了一個舌頭當時獻上  
這知縣 收了舌頭他忙分付 將道人 與厨工人代縣中  
這知縣 步出菴中坐上了轎 只听得 開道羅响振耳鳴

又見那 清道飛帛在前引路 還有那 喝道之人喊高聲  
不多時 前行來到這夏古縣 縣尊爺 下轎步入書房中  
吃畢茶 立刻升堂審問老道 應役的 齊声答應代上犯  
知縣老爺升堂代上老道厨工審問一遍打了老道四十大板  
並云口供縣官將老道厨工入獄冠老爺回至內宅心中返想  
明：廟內之尼俱各驗明竟是淫婦老道又无口供怎奈尸首  
的口中又有一根舌尖令人不解思想多会分付冠安你隨老  
爺今日出外私訪看道衣伺候  
小冠安 連声答應他不代慢 他這里 打開鼎櫃取衣冠  
擎出來 道爺的道袍正二套 說道是 請爺急速把衣更

這寇爺 改變行粧往外走 後跟着 那一僕寇安小道童

主僕兩 遊行信步往前走 猛抬頭 徐家鎮不遠咫尺中

懸尊爺 袖里取出毛竹板 他的那 口中吆喝說看子平

他說是 有緣之人來算卦 算一算 月令高低是吉供凶

出家人 不要卦札不要謝 為的是 躲難消灾指引愚蒙

還有那 疑難病症尽皆能 就便是 內外的又科尽皆通

仙傳我 內外大小開方脈 就便是 諸般的惡病尽皆能

還有那 年少之人失了目 出家人 轉今接舌又補眼睛

這道人 吆：喝：往前走 後跟着 賄看之人是一窩蜂

假道人 正自喝板喝着走 忽听得 有人前來向了一声

說道是 道爺說的這些話 若依着 在下想來未必是惜

尊架說 接舌補唇又補眼 有一宗 合的生意 对你說明

那人為一声道爺你若果能接舌補唇我有一宗買賣对你說

來你真能治此病我有一個朋友的主人是一百萬的才主此人

姓卜名良他不知與那一個仇人竟把他的舌尖咬去這如今

有月余之多意在家中閉門不出口不能言我想人若去了舌

尖焉能說話這道人說人說話原是喉中之刀還有巧舌在內

大蓋无非是出入飲食之能若吐言非舌尖之能若去了他就

不能吐出言語若接上舌尖准保能言還是看了本人之症才

能用藥

那人說 既是道翁能醫治 代我去 通稟員外送個信音  
請道翁 同我走到這門去 見我那 相契的朋友對他云  
但能垢 醫治員外病兒好 那時節 要什麼布施對我云  
那人說道 翁跟我走罷 假道人 點頭跟定那人行 不多時來至  
一坐廣梁大門 那人見過門上 二人進內回稟 不多時里  
面相請道人來至書房 見那人頭代方巾 身穿元領藍袍 年有  
三旬上下 口不能言 道人見過 過員外舍 他張口一看 元來是  
被人咬去舌尖 看明了這道人 說這却容易治 貧道且回下處  
現配藥 明日來上藥 三日後 管許伏就如初能言  
這道人 說必轉身往外走 主管的 步送道人走出了門

不言這 卜宅主管送客轉 且說那 道人信步出了庄村  
在路上 心中胡疑自思想 這凶手 段然的不是這個人  
遺禍計 內中還怕有別音 這縣爺 思之想之 他往前走  
這不就 來至夏古縣衙門 到衙中 在書室之中 將堂上  
手提兪 分付公差挈犯人 差遣的 却是那張千與李萬  
又個人 奉命差遣出衙門 不多時 他前行已至徐家鎮  
前來到 卜家的廣糧大門 二公差 來至門前 他拱了手  
說道是 在下前來問信音 門上的 代咲南言 尊声二位  
到此間 什麼見教我誰人 張千說 我們就住在太清觀  
昨日里 師翁法官降來臨 扮作了 遊方的道人 除災難

他善能 接舌補眼補嘴唇 今日里 特地差遣我門又個  
專到此 與外送藥到府中 煩勞尼 替我二人且去回稟  
見員外 上藥道喜討賞銀 門上的 所說送藥他心中喜  
轉身形 一直走到二重門 不多時 門上相邀說員外請  
請二位 書房之中見病人 只見那 張千李萬跟在後面  
門上人 前邊引路進宅門 來到了 書房之中見了員外  
他兩箇 眼望着員外他把話云  
且說二位公差見了員外卜良說又個奉夏古縣知縣寇太爺  
之命前來迎請員外到衙听審說罷將鎖練一恍代着就走未  
知如何下面分解



義是心頭一把刀 為人不忍禍先招

話說張千李萬引路進宅見了卜良他二人會上鎖練一恍代着  
東人不忍禍先招 為人不忍禍先招  
衙公道不道縣官千金小姐代招人 茂源周代堂前  
文苑劍如縣同縣他又不肯言又斗代老進衙候上前跪謝大  
公說這是你去認

**茂源周**

# 龍圖公案

第叁拾肆部

喜太公容稟  
他紅員外家善真  
除彼賊  
百之入  
上